

明張文忠公全集

明張文忠公全集二

書牘十三

答藩伯金省吾

惟公雅望宏抱正宜及時樹立以副夙昔期許乃欲爲高蹈
非所聞也

答三邊總督邵文川

承示三鎮侵欺各犯俱屬計曹一所擬題覆贓俱免追內
有應決數人亦從去減數十年一朝瀆決懲姦之義赦
罪之仁斯爲兩得公之造福於西人德澤深矣

答司成姜鳳阿

昔在詞林宿承休問中間青蠅點壁每切不平雖曾屬意臺

臣力爲雪滌然不能招遺賢於邁軸致逸足於衢達斯孔子
所謂知柳下之賢而不與立者與愧歉兒曹寡學幸與哲嗣
同登奕世之交殆亦非偶伏承翰貺感今懷昔益用悵然迫
冗久稽裁謝茲公子錦旋附致區區厚意先已歸璧統此申
謝諸惟鑒原

答翰長公東塘

比者計吏忽聞浮議紛如莫知其所由興不得已有此處分
茲辱翰示不勝歉恨然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縷數願
且戢翼卑棲翮飛固有日也

答宣大巡撫

兩承翰示一一領悉青苜事得順義罰處而中國之體自尊
古稱虜之難制者以其遷徙鳥舉居處飲食不與人同也今
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倣之道也夫車決不可從
或量助以物料以少慰其意可也公曉諭三書皆中機宜具
服偉略番文納上統惟鑒存

答兩廣總督劉凝齋

有或言羅旁東西三縣墾田原題三年起科但連歲多事耕
牧尙鮮承佃者又多隔郡之人若必照原議恐力不能辦昔
蜀中九絲平後亦未有三年卽徵稅也似宜調停少寬之庶
招來之民得有定居其言似亦可採惟尊裁之林賊近來消

息何如恐又成烏有也

答大同巡撫賈春宇

辱示虜情謹密示東鎮預爲之備東西夷人原是一家犬羊之性惟利是視安能縛其手足使不東行惟知之速備之嚴使入而無利則雖驅之亦不肯從矣今三衛之夷朝入貢而暮犯搶朝廷未能一一詰治之也而欲責之于新款之虜能乎順義築城是自敝之道其所求人夫車輛固決不可許若物料量助之以慰其心可也凡公所密示札皆藏之於心一語不可泄也

答薊鎮巡撫周樂軒

李帥出塞之功甚奇又值大閱之時戎車未踰於閩闕皇威
已震乎遐陬慰甚本兵方按故事論功必有顯陟矣近每偵
得西鎮虜情卽馳報督府夙有戒備遠不及一一奉達昨議
處兵餉等事部中猶執成說吝於出納特奉俞旨兩河官軍
感恩圖報當有激於衷矣承示大察無根之談不知所自隨
已消滅不足芥蒂也前與督府書偶因他事言及不意遂聞
於左右僕所推轂保全天下士甚衆安能一一使知之乎

答應天張按院

辱示運官被劫事頃蘇松按院已直將本官論劾若不得大
疏存此說則覆盆之冤誰與雪之該府素善隱匿盜情陷入

於死而規脫已責有人心者不爲也撫按地方凡事當一秉
虛心不宜有所偏私致乖理法近日順德府唐山盜情與德
安王宮失火皆以地方官欲避罪責致使數十人破家亡軀
皆不穀知之力與申雪始獲生全大略與此事相同今當並
行漕運衙門虛心勘問庶無枉縱也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領悉伏諗令望日隆羣情帖服慰甚聞丹陽運官被
劫訪之輿論咸以爲實而地方官避失事之罪徑坐運官以
侵欺原該府素善隱匿盜情僕已久聞之然規脫已罪而陷
人於死仁者弗爲也願公虛心秉公密加體訪毋使覆盆之

下致有遺照

答宣大巡撫鄭範溪

辱示恰酋東行已止黃酋病革皆邊疆之利公所處畫悉中
機宜人旋草附

答巡撫劉公國光

前大疏首列竊盜三犯六名比附律條四名後開竊盜總數
云一十名是並比附者爲十也及開撒數有連招二名適符
疏首六名之數而止云四名故旨云總撒參錯不明者以此
非謂少四起二字也聖明在上庶事精覈故僕不敢隱蔽然
公本欲了積年成案勵精職業此不過文移小失所謂觀過

斯知仁矣卽如薊州武職以撫賞官銀事被誣永戌旣以辨雪乃沈埋七八年不與題奏亦至公始與完結此僕所深敬也恐公不詳所以或生疑慮敢布腹心

答周府宗侯西亭

疊辱翰貺深荷雅情謝謝高廟聖典紀錄詳備便非宋二氏所及卽付史館採錄顧不穀原題止據訓錄所載方敢進覽他書雖傳信者亦不敢入則門下此書固無妨於獨行也承惠李氏易解舊本謹珍藏之餘輒附使歸璧

答翰長張公程

昔三小兒書來深念執事謫遷屈辱亟屬銓部引寘畱曹不

意再罹宿謗恨隔遠無能預爲消弭茲承翰示不勝悵快願
且順時自遣翻飛固有日也

答廬鳳按院陳公用賓

鳳陽火事已從寬宥官銀被盜誣指厥官侵匿坐令賠償若
非眞盜擒獲則覆盆之下豈無遺照乎宋伯華之罪不可宥
也近聞江淮多盜有司隱情積習不可破如運官李焜被
劫事人皆以爲實而誣以侵欺寘之重典規脫已罪陷人於
死忍亦甚矣撫按以精覈吏治摘發隱伏爲職朝廷明見萬
里儻於他處發之則當事者無所追咎矣辱在知己輒爾直
陳統惟鑒亮

答按院張公簡

手教領悉近聞大江南北盜賊縱橫有司皆匿不以聞鎮江之事遠近皆知且聞南都已獲真賊而撫按官亦竟置之不問丹陽運官被劫而以侵欺之罪坐於運官寘之重典此習不祛將來盜賊愈滋官司莫之敢詰必釀成元末大患此區區所深憂也又近來江防稍覺廢弛盜賊之多蓋有由矣

答鄭範溪

辱示老酋既有悔改之意宜相機撫處渠有妻喪亦當弔慰一操一縱在公自有勝算矣番僧失給欽命圖書差誤皆須奏改夷情不得承訛襲誤致失綏懷之道

答宣府張巡撫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旣自認罰處因而收之甚善但順義亦
須與之會議蓋彼爲諸部之長雖老而衆心歸之若一屬之
青酋則彼以我爲外之從而陰陽其間或至差池但密許青
酋以收其心而仍令歸結則兩得之矣承示馬價謹悉前所
開三君他日皆可角昌州未諳邊事僕初無意用之公何所
聞人旋草復

答撫院辛公應乾

承示贖書不勝駭異僕從來不以私干人內親中亦無所謂
李應龍者此必京師棍徒局騙木商者也乞將投書人重箠

枷號仍嚴提木商人等鞠審來歷照例問擬具招見教席便
尋究除根也近來姦徒詐冒愚父子者甚多相知諸公雖諗
知其僞竟從寬宥又不以告我致使姦僞縱橫白受汚玷鄙
心深以爲恨茲承照察垂示此公相信之深也感戢但此書
文理乖謬圖書跡迴不如式乃姦人之最拙者辨之猶易
耳尙有巧詐亂真疑似而難辨者更望審察惟諒僕平生硜
硜之節於人絕無私語絕無干託則姦人自無所售其詐矣
原書納上草草附謝

答薊遼總督鄭範溪

兩奉翰示知老酋深悔前非其意甚善彼既有遷改之誠自

不必深求矣虜性貪利一時乞求不遂頓發惡言然彼豈能棄重餌而食前言乎況衰病侵尋意在偷安旦夕耳亦何能爲公馭之操縱張弛極爲得策

答應天巡撫孫小溪

辱手翰以忠耿自誓無任竦服先朝名臣所以銘旂常垂竹素者不過奉公守法潔已愛民而已願公懋之鎮江賊情乃去秋事九月間南都獲巨盜蔡朋等供係劫賀氏賊已發蘇州府審認僕從去年卽知之而云發於十月此該府欺公也前屢奉明旨寬捕盜之限又許以別起抵數立法未嘗不寬惟是隱匿者必從重治惡人臣之欺也奈何此習牢不可破

而該府爲甚但欲規避罪責遂縱賊不捕故至今不獲一賊殊可恨也如此不禁將使盜賊益無所憚被盜者不敢聲言以致釀成元末大患皆有司避罪一念爲之也奈何視爲細故哉又聞句容亦有越獄事逸囚已獲否統惟查示

答南臺長郭熙宇

辱示大疏所刺殊快公論卽屬所司議覆矣

答翰長公東塘

辱華翰領悉今雖暫抑飏飛固自有時詞林前輩蹶而復振者不可勝數卽宜詣闕聽補無事徘徊也人旋草附

答山東巡撫何來山

清丈之議在小民實被其惠而於官豪之家殊爲未便況齊俗最稱頑梗今仗公威重業已就緒但恐代者或意見不同搖於眾論則良法終不可行有初鮮終殊可惜也今雖借重冬曹願公少需以畢此舉慰主上子惠元元之心

答河漕凌洋山

近聞淮鳳民饑主上覽南科疏惻然興念急發南儲以賑之并及江南以廣布上德也行後聞南中二麥有收歲以無禔慰甚安東仍舊未爲不可大疏卽屬所司覆議頃得河南撫臺揭帖言宿州賊情謹封附一覽此地古來多盜若如來揭所稱殊爲可駭宜及早撲滅勿致滋蔓李焜事彼中撫按皆

張文忠公全集
堅執以爲烏有必不拏賊殊可笑也虛心體訪久當自明惟
公畱意焉

答河道巡撫褚愛所

承示所刺屬吏大抵皆房河東論劾者想感於陝西牛希尹
之事慮人以爲隱蔽也竊以爲事理不同難以概論前牛希
尹與督撫同居一城敢行貪肆陝西二司乃不以其贓跡開
之本管督撫而遠開之於隔省巡鹽故旨中一詰問之今房
河東差滿例行舉劾與前特疏論列者不同又無河南二司
開揭之跡何嫌於不發乎以理揆之本省撫按於屬吏爲親
其賢否知之爲確巡鹽等差兼轄者訪之未必實如有虧枉